

書蔡氏傳旁通卷第四上

後學東匯澤陳師凱撰

泰誓上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

史記后稷封於邠公劉子慶節國於豳古公亶父
止於岐下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其南有
周原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愚按周
室王業之興始於太王大於文王成於武王故蔡
氏截自文王言之耳古公即太王也詩言太王實
始翦商是也邠在今鳳翔府扶風縣豳在今邠州
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史記云故周城一名美

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即太王城也武功今屬
乾州又按文王作豐邑自岐下徙都豐武王徙都
鎬在今奉元路鄠縣奉元古京兆也

伏生二十八篇本無秦誓武帝時僞秦誓出與伏生
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

釋文序錄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秦誓一
篇獻之此云武帝時者據注疏云司馬遷在武帝
之世已見秦誓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不可信故蔡
氏不從之疏又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有女子壞
老子屋得古秦誓三篇然宣帝無泰和年號恐本
始之誤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

或問伯夷叩馬之諫有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說則於蔡傳不能無疑豈有十三年而不葬其父者乎愚曰不然太史公之妄耳伯夷聞西伯善養老久與太公同歸之聖人遂事不說伯夷獨不能諫之於平日而乃卒然發於事不可已之時乎孟津之會文王之葬久矣故知叩馬之諫必無此事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

疏云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

合爲十有三年

疏云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
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
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
即位而九十三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
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
者爲其卒父業故也

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
尤爲無藝

三代有正朔有正月正月皆以寅起數是爲孟春

之月百王之不易者也正朔者又謂之正歲商用
十二月即建丑月也周用十一月即建子月也前
此諸儒分別未明故有紛紛之論然謂之不改月
數謂之改月數則皆有據且所以證改月者如左
氏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二月己
丑日南至夫南至即建子月也而左氏見之正月
二月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朱子謂周
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又禮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
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凡此皆足以
爲改月數之驗其不改者則如蔡氏之所引然七
月篇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曰爲改歲朱子引東

萊呂氏云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故朱子每隨文解之於改月不改月迄無定說惟蔡氏立說甚確又按古周書周月篇云維一月既南至日短極是月斗柄建子又云四時成歲歲有春秋冬夏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愚謂正月則以寅起數所謂百王所同也其正朔則各不同惟朝覲會同用之其農事自依夏正也考之經傳又似東周以來始有以子月起數者恐末世國異政之所爲在東周之前固無之讀是書者自當以蔡傳爲正不必爲他書所惑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

輯纂引林氏云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按善惡也度義按曲直也

百萬曰億

輯纂引余氏云此謂百萬曰億洛誥訓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韋昭注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之說百太萬爲億未見所本

貫通盈滿也

唐孔氏曰紂之惡如繩貫物其貫已滿

豕土太社也祭社曰宜

豕訓太社土神也故知豕土爲太社孫炎爾雅注
云宜者宜求見福佑也

泰誓中

次止徇循也

疏云左氏莊三年傳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過信爲次此次字直取止舍之義非左氏三日之
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
紂相去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
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徇者說文云徇疾也循行
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爲循也一說取撫循師
旅之義

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一月武成傳是建寅月所以知戊午爲二十八日者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爲初二日則此月朔辛卯也數至戊午可知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

韻會云豐在京兆杜陵西南鎬在上林苑中豐東二十五里今並在陝西奉元路

古者去國爲喪

朱子云喪失位去國也

元良微子也

知爲微子者以殷王元子長且賢而又去之周也

諫輔比干也

知爲比干者以剖心爲賊虐之事也

知伐商而必勝之

輯纂引胡氏曰按蔡傳言伐商以伐訓戎謂以兵戎伐之也林氏曰戎大也如曰殪戎殷曰變伐大商愚按康誥傳云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是以戎訓大也而此訓伐者蓋本孔傳云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云訓戎爲兵是以兵誅紂也

亂臣十人

據孔疏云謂先儒鄭玄等皆云然

文母邑姜

文母文王正妃是爲太妣邑姜武王后也

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

于湯有光此光字屬成湯非武王尤光於成湯也
故蔡傳云湯之心爲益明白又云湯之心驗之武
而益顯武王弔伐所以有光於湯者蓋言成湯公
天下之心經六百年其慙未解至武王而始得明
白如云在今日爲他發潛德之幽光耳非武王之
夸辭也

泰誓下

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
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周禮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
大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
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
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
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愚按天子之國六鄉出正軍
七萬五千人六遂出副軍亦七萬五千人司馬法
十井八十家共出車一乘一乘計七十五人內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井八萬家合出車千乘
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其時武王未立六
鄉六遂之制不應先爲六軍且孟子言武王之伐
殷也革車三百兩亦不合六軍兵車之數牧誓止

言司徒司馬司空每一卿爲一軍將合三萬七千
五百人該車五百乘孟子止言三百兩者蓋兵士
雖有三軍之數而其兵車尚闕二百乘以見聖人
之不恃力也如此然此經文言大巡六師周禮以
二千五百人爲師則是六師共一萬五千人蔡氏
不以此訓者明知一萬五千人上不合大國三軍
之數下不合小國一軍之文文王武王相繼爲西
伯今日大舉必不止一萬五千人也故直以六師
爲六軍武王雖敵紂其時未備天子之制不應有
六軍且有牧誓三卿爲質故以爲史臣之詞也以
三百計之爲二萬二千五百人孔疏不計甲士三

人只得二萬一千六百人也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

典常之理即仁義禮智信也此皆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謂之顯道猶言明命也天以此命之於人其義類甚明如父子有親仁也君臣有義義也夫婦有別智也長幼有序禮也朋友有信信也以五性而合之五品之倫義各有當所謂厥類惟彰也斯理斯類出於天而備於人紂乃狎侮荒怠而弗敬焉所以自絕于天而結怨于民也

正士箕子也

知正士爲箕子者經言囚奴正士即箕子爲之奴也

郊所以祭天

古者天子於國之南郊築圓丘之壇冬至而祭天之主宰者是爲昊天上帝於郊故謂之郊

社所以祭地

社土神古天子諸侯於公宮之右爲壇以祭之

淫巧爲過度之巧

淫訓過淫巧過於巧者也

祝斷也

公羊傳哀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

斷也

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見左氏傳宣二年

商周之敵

見左氏傳桓十一年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

衛州今衛輝路也屬河東山西道云在朝歌南又

云州治之南者非朝歌即州治蓋州治正牧野地

武王陳兵在其少南相去不遠而紂都朝歌則在

州之東非七十三里是州治在朝歌之南而陳兵又